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五 集部

龍川集卷八　　　　宋　陳亮　撰

酌古論四

崔浩

古之所謂英雄之士者必有過人之智兩軍對壘臨機料之曲折備之此未足為智也天下有奇智者運籌於掌握之間制勝於千里之外其始若甚茫然而其終無一不如其言者此其諳歷者甚熟而所見者甚遠也故

始而定計也人咸以為誕已而成功也人咸以為神徐而究之則非誕非神而悉出於人情顧人弗之察耳夫崔浩之佐魏料敵制勝變化無窮此其智之不可敵雖子房無以遠過也而其料柔然尤為竒中方太武將議出征衆皆難之浩肆辯詰之力遂其行且告人曰必克但恐諸將瑣瑣前後顧慮致不能盡舉耳已而果然使浩臨機料之可也而能先事料之者此果何術哉吾嘗論之古之善料敵者必曰攻其所不戒擊其所不備柔

然去魏數千里恃其絶遠守備必懈吾卒然以兵臨之所以迅雷不及掩耳震電不及瞑目彼將望風失措矣此浩所以決知其克也然爭奪之人貪而無親輕而不整勝不相遜敗不相救一夫先奔萬夫爭潰此其習俗然也魏師乘勝而進勢如風雨所至奔敗鳥竄獸伏各逃其死柔然計窮氣沮數日之間衆未及聚謀未及生徬徨四顧而莫知所以為禦使連兵急進以勢迫之此雖犯天下之至危而可以得志然是舉也唯明者為能

必之唯斷者為能行之不明則利害顯然而不見不斷則可否猶豫而不決夫投機之會間不容髮有是二者而何能投機哉太武之用兵動顧萬全而其將若長孫翰劉潔古弼之徒雖不為無謀而皆不能用權以求勝故機會在前而或失之者有矣此浩之所為深憂也是以先事料之言如有形庶臨機之際或因吾言而能有所決則舉一國猶揭虛耳其功可勝道哉太武卒失其機使貽後悔彼非不知勢之可進而自顧進軍數千里

窮其巢穴人或死戰或因險以要我或設伏以待我其害殆未可以一二既不若全軍而止他非所憂此則太武與諸將之意也而不知事固有隨機立權者烏可以瑣瑣顧慮哉故夫浩之所料雖曰奇中要之皆出於人情而太武失之耳唐太宗伐薛仁杲既破宋羅睺於淺水源遂以二千騎進逼城下仁杲遑遽出降蓋以權術迫之也太宗亦嘗為諸將言之太宗之智則浩之故智也或用或不用成敗之所不同歟嗟夫此英豪之權術

前人秘之而無獨論之者吾恐後世之以浩爲神也

李靖

兵有正有奇善審敵者然後識正奇之用敵堅則用正敵脆則用奇正以挫之奇以掩之均勝之道也夫討畏而行尅日而戰正也非吾之所謂正依險而伏乘間而起奇也非吾之所謂奇奇正之說存乎兵制而已矣正兵節制之兵也奇兵簡捷之兵也節制之兵其法繁其行密隅落鈎連曲折相對進無速奔退無遽走前者闘

後者治力後者進前者更休一以當十十以當百詐者不能襲勇者不能突當之則破觸之則摧此所謂正兵而以挫堅敵也簡捷之兵其法畧其行踈號令簡一表裏洞貫進如飈風退如疾電地險峻則魚貫而進道迂曲則鴈行而進以一擊百以百擊萬閒者不及知能者不及拒望之則恐遇之則潰此所謂奇兵而以掩脆敵也然而奇兵以簡捷寓節制非廢節制也正兵以節制存簡捷非棄簡捷也唯善治戎者為能制之唯天下奇

才為能用之昔者李靖蕩天下之竒才也平突厥以竒兵而太宗問何以討高麗則欲用正兵此其意曉然可見矣頡利之敵脆敵也竒兵以臨之使之不及拒蘇文之敵堅敵也正兵以臨之則彼無所用其能矣故吾嘗謂諸葛孔明所用之兵無非正靖所用之兵無非竒其亦以時之所遇有難易而敵之所當有堅脆歟請遂言之東都之末英雄之都會也大者爭雄小者固守孔明於是以正兵臨之南收孟獲七縱七擒西攻祁山三郡

響應一戰而梟王雙再出而走郭淮兵退木門張郃追之交鋒而斃師次渭南司馬懿拒之卒不敢決戰其陣堂堂其旗正正此非正兵不能然也隋室之季太宗獨雄之時也大者僅能自守小者至不能有立靖於是以奇兵臨之要險設伏而梟冉肇秉氷傳壘而破蕭銑輕兵至丹陽而公祐擒勁騎襲定襄而頡利走出其不意掩其無備此非奇兵不能為也然靖亦嘗一用正兵矣提師西征決策深入大戰數十卒破吐谷渾此豈非正

兵瘝將以是平高麗而不幸疾亟矣故吾嘗謂自漢以來識奇正而用者孔明與靖而已然非深曉機者孰肯以吾言為信哉嗟夫奇兵之效捷正兵之效迂孔明非不欲用奇也而時之難敵之堅勢有所不可者彼郭淮司馬懿之徒未嘗無詐謀也使吾以奇兵乘之彼亦將設詐以覆我矣故孔明特挫之以正兵欲收功於數年之後而不幸早喪論者見其功之不成遂以為不用奇之罪是所謂不能盡人之詞而欲斷其曲直也悲夫

封常清

輕敵者用兵之大患也古之善用兵者士卒雖精兵革雖鋭其勢雖足以扼敵人之喉而蹈敵人之膺而未嘗敢輕也設奇以破之伺隙而取之曲折謀慮常若有不可當者而後可以全勝於天下使夫士卒未練兵革未利震蕩而勢不足以當敵則彼固不敢輕矣輕之而敗非敵敗之自敗之也用兵而先之以自敗可謂善用乎昔者開元之盛民不知兵士不知戰者二十餘年一旦

羯胡竊發乗其間而執其機盖逆兵一舉而河北諸郡
悉爲賊有矣當此之時雖韓白復出豈能當其鋒哉而
封常清欲挑馬箠渡河以取賊首志則鋭矣不幾於大
言以輕敵乎及下令募兵所得者皆市井庸保可聚而
不可用常清率之進守河陽斷橋以抗賊賊軍一至舉
兵挫之已而大至力不能拒屢戰屢北遂失河陜此則
常清有以取之也且善用兵者因其勢而順導之賊鋒
方鋭而吾勢益弱而未振也處此之道當因其弱而柔

之歛兵不應嬰城固守以挫其鋭而後可圖也故吾以謂河陽之橋可斷而不必斷也賊之前軍可挫而不必挫也使之自恃以為獨强行行然長驅而進自斃其鋒而吾以全軍制其後必勝之道也夫河陽陜郡潼關者關中之三咽喉也是足以守矣方常清受命討賊進兵河陽榮王高仙芝之兵次其後為常清計者宜告之曰高將軍守陜郡榮王守潼關厲兵秣馬各固其地而常清則築郤月城以守河陽訓練士卒儲糧糗浚溝固壘清

野以待之賊軍至則斂兵不應設攻具則隨機拒守觧則擊之退則躡之食則掩之夜則襲之其餘應變之道隨機處置不及旬月而賊兵困斃矣顏杲卿眞卿起河北郭子儀李光弼起朔方已沒郡縣悉為國守而賊之巢窟且危矣彼欲進不可欲退不能徬徨無所而固將成禽使其不顧而進攻陝郡則吾以兵徐躡其後彼反兵拒吾而陝郡之兵又起擊其背矣腹背受敵焉得而不敗又使其率兵而遽退則吾檄召陝郡之兵共進追

之候其及河半濟而後擊之雖有勇者不能為賊禦矣凡此者皆因弱成强而萬全之計也不知出此以不敎之兵當方銳之賊以及于敗既敗而後告仙芝以賊銳甚難與爭鋒嗚呼常清何見之晚也常清敗而仙芝之退守潼關明皇併戮之易以哥舒翰翰嚴兵守關賊不獲進而羸兵誘我以冀後出明皇不察亟令進兵翰執之益堅而明皇督之益甚不得已涕泣而後出翰明知此賊為誘我矣固當因險設奇勵士決戰庶可以一勝翰

乃不然見其兵寡則易之行伍無列則笑之反入其計而不悟官軍一潰潼關失守而長安陷矣始常清以輕敵而失河陽仙芝遂失陜郡翰復以輕敵而失潼關使三咽喉絶而宗社幾危賊黨益熾俯數載而僅勦之常清之罪其尤也夫善用兵者敵衰則一舉而乘之敵鋭則示弱以挫之此兵之常勢也常清號為知兵者而欲一舉以乘鋭賊則亦何取於知兵者哉

馬燧

昔之善攻人者使敵不得合雖合而有以破之則攻必克矣夫攻者事之末患之端也智者不得已而後為之使久而不克則敵將有乘其弊而起者此其為患殆未可以一二言也然而智者善因危而設奇扼要害張形勢以破敵人之交一舉而兩斃之使聲威功烈傑出乎諸將之右此則天下後世將企仰之不暇而何敢訾議哉昔者馬燧之鎮河東也策田悅之必反請出師以討之出奇制勝奮鬬無前雖淄青常冀合兵救之燧破之

如反掌耳燧能窘田悅於孤窮之中此其智勇固有大過人者矣然力能得悅而不遂取之使得嬰城固守悅不足道也而魏為可惜魏據河北蔽捍諸鎮脣齒相固牢不可破桀鶩不遜以執朝廷凡師出而輙無功者魏不破也魏破則諸鎮不足平矣當燧之時所謂一致之機也燧乃失之使朱滔王武俊得乘間來救王師十萬一載而北燧殊無一謀以禦之豈其智至此而窮耶葢嘗籌之悅屢敗之餘氣喪膽沮衆不能陣謀不復生句

日之間可坐而破也滔俊雖合兵以救不過三萬五千耳然滔性多疑易以勢恐武俊匹夫之勇耳可一戰而擒也以燧之才而無養寇自資之心顧此三盜亦何足滅哉且當此之時以兵隷燧者凡四將也使燧能留李芃以圍危窘之悦其勢固足以破之矣而身率步兵去魏百里據便地為壁以拒滔俊之兵兵至則堅壁不戰挫其初鋭之鋒別命李抱真率昭義之兵自洺下邢以掎燕薊李晟率神策之兵自博下貝以擣冀土復命張

孝忠康日知勵兵秣馬以助其勢彼若能者則反兵自救不能則遲疑不去二者必處一乎此矣使其反兵自救則抱真與晟衡其膺燧又起而搗其背腹背受敵不敗何待若其遲疑不去則抱真等得優游以覆其巢穴而燧堅壁以待其自斃彼其欲前不能欲退不可徬徨無所而坐成擒滔俊擒則悅不攻而自破矣悅破則三鎮席捲而平矣三鎮平則淄青之膽破矣命一辯士持天子之詔往諭之彼安得不束手聽命哉夫然後分置

牧宰慰養居民使郡縣之權悉統於朝廷則朱泚李希烈亦無自而萌其姦矣由此觀之燧之罪豈止於失田悅哉昔者唐太宗伐王世充久之不下而竇建德率兵救之太宗留萬人以圍世充身率勁兵以據虎牢扼建德之喉使不得進廼命宇文士及率騎經賊陣之西馳而南引而東以動其衆乗其陣亂縱騎夾擊之遂擒建德而下世充自洛以東際河之北一旦而盡平之此可謂善破敵人之交者矣嗟夫以燧之才而不思伐交之

術乃復請濟師使李懐光盡統神策之兵以往卒以驕衆失律而盜且乗間起於蕭墻矣遂使李氏不見中州之大定而諸鎮世為不討之賊燧之罪可勝誅哉唐史臣曰燧賢者也天下以為可責故責之嗚呼吾之意其亦猶是也哉

李愬

天下之事衆人之所不敢為者有一人焉奮身而出為之必有術以處乎此矣虎者人之所共畏而不敢肆者

也而善養虎者狎而玩之如未始有可畏者此豈病狂也哉蓋其力足以制之而又能去其爪牙啗以肉餌使之甘心焉故雖驅而用之而垂耳下首卒不敢動何者有術以縻其心也夫將者天下之所難御者也御之必以術而況於降將乎彼其心之不可測孰敢信用之哉古之人蓋亦有度其可用而用之者矣然亦未嘗專倚之以成功獨李愬用三降將以擒吳元濟當時之人皆謂其不可而愬獨以為可遂決意用之卒能如其意之

所逆料不知者以為幸知之者以為神乃若愬則有術以處乎此也何以言之敵人之將無故而降者此未可信也恐其謀也至於勢窮力屈而後就縛者蓋可保其無謀矣且此數子者亦一時之傑也不幸而事逆猶竭忠以報之使其獲背逆事順則其忠報之心當何如哉而又愬之才智足以驅之豁達足以容之愬復能待以厚禮示之赤誠言笑無間洞見肺腑此南霽雲所以眷眷於張巡而不肯去也數子者固已甘為愬役矣雖然

李愬未足以縻其心也如丁士良之擒吳秀琳秀琳之擒李祐其忠欵固可見矣獨李祐未有以縻其心而又欲專倚之以謀蔡則其術不可不盡也故方其得祐也諸將皆請殺之愬不聽待之愈厚會霖雨不止將吏洶然以為不殺祐之罰愬力不能勝廼表諸朝且言必殺祐無與共誅蔡者詔釋還之卒賴其用大將者三軍之紀綱也生殺予奪皆禀其令故雖天子之詔猶或不受而亦何畏於將吏之言乎使將吏必欲殺祐不過以色

辭拒之如嚻然不止則又從而戮之彼固不敢有辭矣何至表諸朝而後用之哉吾於此識愬之心矣其心曰吾之待祐者如此其厚也全祐者如此其至也將吏嚻然不已吾力不能獨勝復泣涕而送諸朝表言其必不可殺此雖父母之所以生全祐者不過如是也祐安得不竭其死力以報之哉雖啗以高爵脅以白刃固不肯棄愬而就賊矣故其始也愬雖待之無間未使之佩劍統兵也及朝廷還之乃使佩刀出入帳下統六院銳士

而襲蔡之謀始定愬之心益可見矣吾以是知古之英豪所以臨事機者未嘗無術特其不以語人而人亦莫之識也昔韓信背楚歸漢高帝用之無以異於楚也及滕公言之上亦未之奇使其憤怒而出亡然後命蕭何往追之何力言其可用乃以為大將夫以一將之亡而丞相自追之人主驟用之信之心固甘為漢役矣其後漢之所以定天下者皆信之力而蒯通武涉之說不得而間即其效也論者乃以為何之追信高帝不知也不

然何以反疑何之亡乎曾不知高帝失何如失左右手

然遲之一二日而不問者何也帝之心固可見矣嗟夫

古之人所以御降將者其術如此苟不思其術而欲遽

用之其不為所陷者幾希矣

桑維翰

以中國定中國以外裔攻外裔古之道也合他國以平

中國此天下之末策生民之大患而究其本原乃出於

明君賢臣者蓋其事變迫於前不得已而為之姑以權

一時之宜未暇為天下後世慮也然其積也既深其来也既遠膠於見聞而為之益勵一旦潰亂四出雖出於百營而莫之能救是非可嘆也歟故吾嘗推原其事蓋肇於唐高祖成於郭子儀而極於桑維翰或難於剏業而資為聲援或急於中興而用為輔翼或迫於拒命而倚為先驅皆所以權宜濟變而速一時之功雖能快中心之所欲而後世之被其患蓋有不可勝道者此所謂慮不及遠也且昔者漢高帝嘗剏業矣倡義草莽無置

錐之地雖糾合徒衆以破強秦而百戰百敗危窘於項籍者數矣然高帝之氣未嘗少懾合罷敝之卒據形勢收英雄卒困項籍而亡之未嘗資外裔之聲援也隋煬之暴徧流於天下天下之人皆苦其刑而厭其穢德惟恐其不速亡也苟能反其道雖徒手可以亡之而況太原之衆乎故夫資外裔之聲援者唐高祖之罪也漢光武嘗中興矣起自徒步無素合之衆雖奮力鼓勇以破尋邑而羣盜蠭起幾見蹙於河北之盜矣然光武之心

未始或懈因思漢之民運籌畧驅諸將卒舉羣盜而平之未嘗用外裔之輔翼也安史之惡彰聞於天下天下之人皆欲食其肉而寢處其皮未嘗一日忘之也苟能順其勢雖尺箠可以叓之而况靈武之衆乎故夫用外裔之輔翼者是郭子儀之罪也至於拒命者雖忠臣義士之所必不為而古之人蓋亦有因時而爲之者孫權是也曹公乗舉荆之勢率八十萬之衆直造長江挾天子之令以責其貢之不入此其大勢未易與敵也權壯

勇敢為遽命周瑜往禦之運竒奮巧大敗其衆雖能遏其敵不能遂兼天下而常以江東之衆與中國抗衡非有為之先驅者也潞王以非姓而繼大統淫穢暴虐天下所明知也張敬達以庸瑣之才統兵以攻石敬塘其勢未足以直曹操之萬一也為維翰計者當一舉太原之衆運竒奮巧以破敬達廼急下太行抵懐孟塞虎牢示天下以形勢檄諸鎮而掎角則區區之唐亦何足滅哉此則磊磊落落千載一時之功也何至於北面外裔

請救以示弱哉北面猶可也復割盧龍以遺之使外裔有輕中國之心長驅徑入習以為常原情定罪維翰可勝誅哉故自漢以來外裔之犯邊者蓋亦有之矣西不過鴈門定襄東不過漁陽上谷未有長驅深入者也自唐始有之故雖太宗盛時頡利之兵直次渭水其後徑犯長安者代不絕也蓋自唐高祖而降急於有功求其為援使之得騁志於中州彼樂其中州之繁華而謂其易與也故常心吞而氣蹙之是以長驅深入無所顧憚

使中州之人世被其毒至于今猶未已也或曰亂自晉有之豈曰唐哉曰越塞而犯中原者唐始有之吾惡中原之亂於外裔故推原三人之罪如此然此三人者特欲速一時之功亦不知禍患之至於此極使其誠知之則彼亦安肯為之哉繇是觀之舉大事者果不可以欲速成也

余於是時年十八九矣而胷中多事已如此宜其不易平也政使得如志後將何以繼之獨曹公一論為

之反覆數過

龍川集卷八

龍川集卷九

宋　陳亮　撰

論

謝安比王導

善觀大臣者常觀諸其國而不觀諸其身晉有天下不二世而為江東德之在人者尚淺也而更成百年之業有王導焉立之於其先有謝安焉扶之於其後端靖寛簡均能為一國之輕重有無者故當時有謝安比王導

之論請因史臣所載而申之劉石交亂中原晉之藩鎮相繼覆沒人心雖未忘晉非有英豪絶世之才不能駐足於北方也勢之所在豈人力之所能強哉故王導輔元帝立基建業以遥為北方應援當是時元帝名論尤輕導能重之諸名勝未輔導能致之法令寛簡庶事草創宫室不修軍國之儀不備示若不安於此者以揚州為京畿穀帛所資皆出焉以荆州為重鎮甲兵所聚盡在焉故江左之勢遂強舉大綱於其上而二千石守長

往往得以自行其意將帥之有功者人才之不羈者族望之盛者民之豪強者與夫戶口之能自隱匿者又皆得以自舒於其下不窮姦以為明不苛法以為嚴中更敦峻之變及若將相異同疑間之論導俯仰廢興存亡之間因事就功而江東卒賴以定魁然社稷之臣也獨祖逖經營河南有功緒矣導蓋若任其自存自沒者豈以江左甫定未遑遠略乎君父之痛不可以一朝安也是以周訪陶侃有志而不遂庾亮庾翼褚裒大舉而自

沮造端於其初者無以開其後也其後桓温藉平蜀之勢威震一時挈兵入關三輔震動當是時南師不出蓋四十餘年矣有如徑詣長安則豪傑響應西北郡縣誰非效功之人雖有智者不能為苻健苻雄計矣温一心以為有鴻鵠將至故氣不足以决之而進退失據此固王猛之所不屑就也晉於是無中州之望矣而温方專制朝廷幾於改物謝安高卧東山負蒼生之望晚始從温辟卒與王坦之彪之周全上下扶持王室使逆謀遂

緩而温自斃及安輔政晉之變故數矣如人之一身元氣未實而奇疾繼作此固非永年之道也乘其小定而求快焉則遂亡矣故安一切以大體彌縫之號令無所變更而任用不分彼此后戚入則輔政出則方伯晉之制也王藴固辭則以義強令之使上下無不淵之心而他時無任用過正之禍桓氏位列内外一朝失職政之蠹也以石民石虔為荆江使其無窺窬之心而異時無意外生憂之慮苻堅之舉可以無晉矣而泰然如平時

淮淝之功壯矣而微賞之不受君臣之恩意已不可保顧方經略中原惟恐不及晉之為晉蓋可知矣有以壯其勢則來者尚有所憑藉而一身之不暇恤也及桓氏竟以失職成禍而劉裕卒藉手以起竟能為晉一平河洛司馬氏既亡而復存者猶二十餘載微安之壯其勢宜不及此導與安相望於數十年間其端靜寛簡彌縫輔贊如出一人江左百年之業實賴焉其亦庶幾於古之所謂大臣歟置其立國之功而取其立身之一節以

較之非所以論大臣也故吾極論江左之興亡而二人之相配較然矣

王珪確論如何

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夫士之懷才以自見於世常慮夫人君之不我用君既知而用之矣同列之人相與娼其長而媒孽其短周旋四顧無與共此樂者其何以泰然於進退之際哉此自古乘時有為之士而猶懷不盡之嘆以公論

常不出於同列故也房玄齡李靖温彦博戴冑魏徵王珪其於唐室之興太宗固已無所不盡其用矣而諸公亦奮然並見其才而無相娼之意雖至於廷論之際辯其所長如數黑白則諸公豈不各以自慰哉王珪確論如何於是始有可論者夫寵利所在至可畏也功名之際至難居也君臣上下相與共樂之而無異同疑間之論則為可願耳漢高帝所藉以取天下者固非一人之力而蕭何韓信張良蓋傑然於其間天下既定而不免

於疑於是張良以神僊自脫蕭何以謹畏自保韓信以蓋世之功進退無以自明蕭何能知之於未用之先而卒不能保其非叛方且借信以為保身之術然則人才之獲盡其用乃一身之至憂也則亦何樂於功名寵利之際哉故李泌極論李晟馬燧於德宗之前而二臣為之感泣使泌如張延賞則晟方欲死而不可論至於此則同列之公論豈不甚可樂哉吾之所長既已暴白於天下而猶眷眷於同列之公論固非沾沾自喜之為也

蓋同體其事之人其論易以不公而人主之聽易以入此自古之所通患而其來非一日矣唐太宗之興也房玄齡相得於艱難之中謀謨帷幄以定大業温彦博蓋嘗掌其機事而李靖亦既有功於南方矣其後天下平定玄齡相與興仆起僵而唐之紀綱法度燦然為之一新彦博於出納之間蓋亦具盡其勞而征伐之責靖實專之及魏徵王珪以讐臣入備諫諍之列而戴胄亦自小官進用遂以平天下之法其先後新故之不同亦已

甚矣太宗並舉而大用之以究盡其才而諸公亦展布四體以自效不復知先後新故之為嫌也一日太宗以王珪善人物使之庭論諸公之才而珪一二辯數皆足以盡其長而中其心彼其同心以濟天下之事至是可以釋然而自慰矣宜其不謀同辭而皆以為確論也不然因諸公已成之業而論之此何足以為知人而諸公樂之至此哉故曰人才之在天下固樂乎人君之盡其用而尤樂乎同列之知其心嗟夫珪之論可謂公而其

心蓋亦甚平矣珪與徵均為諫臣而忠直剴切大畧亦相當也人情每蔽於自知而珪獨察其直恥君不及堯舜之心而自處於激濁揚清之任辯析毫釐而明於自知則其論安得而不公吾以是知其心之甚平也雖然房玄齡視諸公最為舊故而唐業之成亦勞矣以漢高帝之多疑蓋終其身不敢捨蕭何而他有所用也太宗方奮然運天下豪傑之心使新進迭用事而玄齡泰然居之不以進退自嫌故諸公得以盡其才而卒無紛亂

法度之憂夫迭用新進而不害於國家之大體此蕭何曹參之所難而珪之論所未及也豈玄齡固樂諸公之並已而非珪之所可察乎此玄齡所以為宗臣也

揚雄度越諸子

天下不知其幾人也古今不知其幾書也人物有細大高下書有淺深醇疵所未暇論也要之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伏羲氏始畫八卦假象以明理更數聖人設爻立象推義陳辭

以發揮易象使之光明盛大而不可掩而後天下之開物成務者宗焉言術數者宗焉著書立言者宗焉孔孟蓋發揮之大者也揚雄氏猶懼天下之人不足以通知其變故因天地自然之數覃思幽眇著為太玄以闡物理無窮之妙天道人事之極天下之人知其為數而已而烏知其窮理之精一至於此哉法言特其衍耳宜乎世人之莫知也桓譚稱其度越諸子班固取以贊之則亦不可不極論其故自昔聖賢之生於世也豈以一身

之故而求以自見於斯世哉適會其時而人道之不可少者待吾而後具則其責不可得而辭進而經世退而著書亦惟所遇而已矣六經待孔子而具者也七篇之書待孟子而具者也荀卿子之書出而後儒者之事業始發揮於世彼其時之不可以無此人也亦不可以無此書也豈若諸子之譊譊然誦其所聞而求以自見哉賈生之一書仲舒之三策司馬子長之記歷代劉更生之傳五行其切於世用而不悖於聖人固已或異於諸

子矣蓋晩而後揚雄出焉雄之書非擬聖而作也玄之似易也法言之似論語也是其迹之病也而非其用心之本然也不病其迹而推其用心則玄有功於易者也非易之贅也有太極而後有陰陽故易以陰陽而明理有陰陽而後有五行故洪範以五行而明治道陰陽五行之變可窮而不可盡也而學者猶有遺思焉則雄之因數明理也是其時之不可已而事之不得不然者也起於冬至而環一歳以應事物之方來而未已是其時

之可見者也始於一而終於八十一以錯綜無窮之筭是其數之可知者也從三方之筭而九之并晝於夜為二百四十有三日三分其方而以一為三州三分其州而以一為三部三分其部而以一為三家以該括天地之變是其事之可究者也其時之可見者如此其數之可知者如此其事之可究者又如此而雄為首為表為贊為測深入黃泉高出蒼天大含元氣纖入無倫文義繁衍枝葉扶疏雖一時一日一分一筭之間莫不有至

賾之理無窮之用開啓思慮發揮事業通此心於天地萬物而錯綜闔闢無不自我性命道德之理乃於時日分數而盡得之此豈為太初歷者之所能知哉此其為書必待雄而後具者也天下而未明乎玄也則時日分數之理無往而能得其用將何以應事物之變而通天地之心是雄之書雖人道之所不可少而猶有待於後之君子也當時之不知可也後世之不知亦可也桓譚知之可也班固知之亦可也天下而可以無此書則雄

實病之天下果不可以無此書則千載之下雄之心猶
一日也法言之書所以講論古今掇拾人物以旁通其
義者也玄尚不知雖知法言猶不知也因數以明理是
雄之所以自通於聖人者也安得而不度越諸子哉世
無皇極之君以大其用又無道德之望以發越其音則
桓譚之言亦姑以致其意而已豈敢自謂有補於雄哉
嗚呼天地萬物之理未嘗不昭然也更聖越賢苟可以
互明其理者無所不用其極而天下之人猶未盡賴其

用則諸子之譊譊真可謂候蟲之自鳴自止者也故曰天下不可以無此人亦不可以無此書而後足以當君子之論

勉彊行道大有功

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而人心之危不可一息而不操也不操其心而從容乎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責事之不效亦可謂失其本矣此儒者之所大懼也夫道非出於形氣之表而常行於事物之間

者也人主以一身而據崇高之勢其於聲色貨利必用吾力焉而不敢安也其於一日萬幾必盡吾心焉而不敢忽也惟理之徇惟是之從以求盡天下賢者之心遂一世人物之生其功非不大而不假於外求天下固無道外之事也不恃吾天資之高而勉彊於其所當行而已漢武帝好大喜功而董仲舒言之曰勉彊行道大有功可謂責難於君者矣請試申之昔者堯舜禹湯文武汲汲仲尼皇皇彼皆大聖人也安行利行何所不可又

復何求於天地之間而若此其切哉蓋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出此入彼間不容髮是不可一息而但已也夫喜怒哀樂愛惡欲之所以受形於天地而被色而生者也六者得其正則為道失其正則為欲而况人君居得致之位操可致之勢日與物接心與事俱其所以取吾之喜怒哀樂愛惡者不一端也安能保事事物物之得其正哉一息不操則其心放矣放而不知求則惟聖罔念之勢也夫道豈有他物哉喜怒哀樂愛惡得其正而已

行道豈有他事哉審喜怒哀樂愛惡之端而已不敢以一息而不用吾力不盡吾心則彊勉之實也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無一民之不安無一物之不養則大有功之驗也天祐下民而作之君豈使之自縱其欲哉雖聖人不敢不念固其理也武帝雄材大畧傑視前古其天資非不高也上嘉唐虞下樂商周其立志非不大也念典禮之漂墜傷六經之散落其意亦非止於求功外裔以快吾心而已固將求功於聖人之典以與三代比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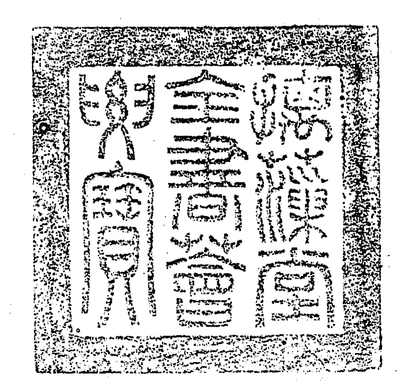
而為不世出之主也而不知喜怒哀樂愛惡一失其正則天下之威舉皆一人之欲心也而去道遠矣有功亦止於美觀耳堯舜之都俞堯舜之喜也一喜而天下之賢智悉用也湯武之誥誓湯武之怒也一怒而天下之暴亂悉除矣此其所以為行道之功也經典之悉上送宮非武帝之私喜也用為私喜則真偽混淆徒為虚文耳外裔之侵侮漢家非武帝之私怒也用為私怒則人不聊生徒為世戒耳使武帝知彊勉行道以正用之則

表章而聖人之道明必非為虛文也誅討而夷夏之勢定必不為世戒也其功豈可勝計哉武帝奮其雄材大畧而從容於聲色貨利之境以泛應乎一日萬幾之繁而不知警懼焉何往而非患也說者以為武帝好大喜功而不知彊勉學問正心誠意以從事乎形器之表溥博淵泉而後出之故仲舒欲以淵源正大之理而易其膠膠擾擾之心如枘鑿之不相入此武帝所以終棄之諸侯也夫淵源正大之理不於事物而達之則孔孟之

學真迂濶矣非時君不用之罪也齊宣王之好色好貨好勇皆害道之事也孟子乃欲進而擴充之好色人心之所同達之於民無怨曠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色必不至於溺而非道之害也好貨人心之所同而達之於民無凍餒則彊勉行道以達其同心而好貨必不至於陷而非道之害也人誰不好勇而獨患其不大耳人心之所無雖孟子亦不能以順而誘之也不忍一牛之心孟子欲其擴充之以至於五十之衣帛七十之

食肉八口之無饑而謂之王道孟子之言王道豈為不切於事情梁惠王問利國未為戾於道也移民移粟未為無意於民也孟子皆不然之而力以仁義為言葢計較利害非本心之所宜有其極可以至於忘親後君而無可達於事物之理非好貨好色之比而况不忍一牛之心乎聖賢之所謂道非後世之所謂道也為人上者知聲色貨利之易溺而一日萬幾之可畏彊勉於其所當行則庶幾仲舒之意矣夫天下豈有道外之事哉

龍川集卷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貢生臣王諤

謄録監生臣羅善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龍川集卷十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五千九百四十七　集部

龍川集卷十　　宋　陳亮　撰

經書發題

書經

昔者聖人以道揆古今之變取其概於道者百篇而垂萬世之訓其文理密察本末具舉葢有待於後之君子而經生分篇析句之學其何足以知此哉亮也何人而敢議此葢將與諸君共舉焉夫盈宇宙者無非物日用

之間無非事古之帝王獨明於事物之故發言立政順民之心因時之宜處其常而不惰遇其變而天下安之今載之書者皆是也要之文理密察之功用至堯而後無慊諸聖人之心是以斷諸堯典而無疑繇是言之删書者非聖人之意也天下之公也

詩經

道之在天下平施於日用之間得其性情之正者彼固有以知之矣當先王時天下之人其發乎情止乎禮義

葢有不知其然而然者先王既逺民情之流也久矣而其所謂平施於日用之間者與生俱生固不可得而離也是以既流之情易發之言而天下亦不自知其何若而聖人於其間有取焉抑不獨先王之澤也聖人之於詩固將使天下復性情之正而得其平施於日用之間者乃區區於章句訓詁之末豈聖人之心也哉孔子曰興於詩章句訓詁亦足以興乎顧比諸君求其所以興者

周禮

周禮一書先王之遺制具在吾夫子蓋嘆其郁郁之文而知天地之功莫備於此後有聖人不能加毫末於此矣世儒之論以為治至於周公而術巳窮窮則不可以復繼周之後必為秦吾夫子蓋逆知之而不言也嗚呼果其窮也則周公之志荒矣自伏羲神農黄帝以來順風氣之宜而因時制法凡所以為人道立極而非有私天下之心也葢至於周公集百聖之大成文理密察纍

纍乎如貫珠井井乎如畫碁局曲而當盡而不汚無復一毫之間而人道備矣人道備則足以周天下之理而通天下之變變通之理具在周公之道蓋至此而與天地同流而憂其窮哉夫周家之制既定而上下維持至於八百餘年諸侯既已擅立周之王徒擁其虛器蕞然立於諸侯之上諸侯皆相顧而莫之或廢彼獨何畏而未忍哉豈非周公之制有以維持其不忍之心雖顛倒錯亂而猶未亡也當是之時周雖自絕於天有能變通

周公之制而行之天下不必周而周公之術蓋未始窮也秦徒見其得天下之難以為周公之制蓋非其所便併與夫僅存者而盡棄之而不知周家之制既盡而秦亦亡矣人道廢則其君豈能獨存哉始夫子之言曰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葢以為後之王者必因周而損益焉自是變通至於百世而不窮而豈知其至此極也漢高祖崛起草莽而得天下知天下厭秦之苛思有息肩之所故其君臣相與因陋就簡存寛大之意而為

漢家之制民亦以是安之而漢祚靈長絶而復續者幾與夏商等自是功利苟且之政習以為常先王不易之制棄而不講人極之不亡者幾希矣此有志之士所以抱遺書而興百世之歎反覆推究而冀其復見天地之大全也然自秦火之餘此書已非其全而駁亂不經之言蓋如黑白之不相入尚可考而知也雖然文武之政布在方册其人存則其政舉自周之衰以迄于今蓋千五百餘年矣天獨未厭於斯乎故將與諸君參考同異

有以待焉

春秋

聖人之於天下也未嘗作也而有述焉近世儒者有言述之者天也作之者人也詩書禮樂吾夫子之所以述也至於春秋其文則魯史之舊其詳則天子諸侯之行事其義則天子之所以奉若天道者而孔子何作焉孟子之所謂作者猶曰整齊其文云耳世儒遂以為春秋孔子所自作筆則筆削則削雖游夏不能贊一辭於其

問言其義聖人之所獨得也信斯言也則春秋其孔氏之書乎夫春秋天子之事也聖人以匹夫而與天子之事此王法之所當正也不能自逃於王法而能正乎人亂臣賊子其有辭矣夫賞天命罰天討也天子奉天而行者也賞罰而一毫不得其當是慢天也慢而至於顛倒錯亂則天道滅矣滅天道則為自絕於天夫子周之民也傷周之自絕於天而不忍文武之業遂墜於地也取魯史之舊文因天子諸侯之行事而一正之賞不違

乎天命罰不違乎天討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奉乎天者也或去天稱王或宰以名見猶曰此周天子之所以自贖乎天者也天之道不亡則周不為自絶於天周不為自絶於天則天下猶有王也天下有王而亂臣賊子安得不懼乎然則春秋者周天子之書也而夫子何與焉或曰春秋而繫之以魯何也曰天下有王凡諸侯之國之所記載獨非天子之事乎而況魯周之宗國其事可得而詳也夫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此夫

子之志春秋之所繇作也是以盡事物之情達時措之宜正以等之恕以通之直而行之曲而暢之其名是也其實非也則文與而實不與其心然也其事異也則誅其事而達其心微顯闡幽謹嚴寛裕如天之稱物平施如陰陽之並行不悖文武周公之政所以曲當乎人心者也而謂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宜非亮之所敢知也春秋所書無往而非天學者以人而視春秋而謂有得於聖人之意者非也故將與諸君以天下之公而觀之毋

以一人之私而觀之辭達而義暢庶乎可以窺天道之全也

禮記

禮者天則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周旋上下曲折備具此非聖人之所能為也禮記一書或雜出於漢儒之手今取曲禮若内則少儀諸篇羣而讀之其所載不過日用飲食洒掃應對之事要聖人之極致安在然讀之使人心愜意滿雖欲以意增減而輒不合返觀吾一日之

間悚然有隱於中是孰使之然哉今而後知三百三千之儀無非吾心之所流通也心不至焉而禮亦去之盡吾之心則動容周旋無往而不中矣故世之謂繁文末節聖人之所以窮神知化者也夫禮者學之實地也繇敬而後可以學禮學禮而後有所據依三百三千而一毫之不準皆敬之不至而吾心之不盡也一毫之不盡則其運用變化之際必有肆而不約者矣繇此言之禮者天則也果非聖人之所能為也

論語

論語一書無非下學之事也學者求其上達之説而不得則取其言之若微妙者玩而索之意生見長又從而為之辭曰此精也彼特其粗耳嗚呼此其所以終身讀之而墮於榛莽之中而猶自謂其有得也夫道之在天下無本末無内外聖人之言烏有舉其一而遺其一者乎舉其一而遺其一則是聖人猶與道為二也然則論語之書若之何而讀之曰用明於内汲汲於下學而求

其心之所同然者功深力到則他日之上達無非今日之下學也於是而讀論語之書必知通體而好之矣亮於此書固終身之所願學也方將與諸君商榷其所向而戒塗焉

孟子

昔先儒有言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其面焉此私心也嗚呼私心一萌而吾不知其所終窮矣先王之時禮達分定而心有所止故天下之人各識其本心親

其親而親人之親子其子而子人之子其本心未嘗不同也周道衰而王澤竭利害興而人心動計較作於中思慮營於外其始將計其便安而其終至於爭奪誅殺毒流四方而未已孟子生於是時憫天下之至此極謂其流不可勝救惟人心一正則各循其本而天下定矣況其勢已窮而將變變而通之何啻反掌之易孟子知其理之甚速而時君方以為迂吾是以知非斯道之難行而人心之難正也故善觀孟子之書者當知其主於

正人心而求正人心之說者當知其嚴義利之辨於毫釐之際嘗試與諸君共之

箴銘贊

上光宗皇帝鑒成箴

五閏失馭僞主僭竊綱常絲棼宇縣瓜裂干戈日尋湯沸火熱元元憔悴無所存活藝祖勃興天為民設受命之日兵刃不血痛玆版圖尚爾割截丙夜不安往就普說獨立門外衝冒風雪謀定戈指莫我敢遏首征揚州

重進誅亟旋征澤潞李筠就殺復掩湖南保權力屈爰取荆南繼冲悚惕一鼓孟昶蜀城斯拔徂征嶺南劉鋹面縛馳使江南李煜蹴踖傳檄吴越錢俶納國十餘年間憂慮危慄頭若蓬葆雨沐風櫛東征西伐天下始一解兵修貢降王在列施袴麻屨緣布衣褐訓練六軍法度陛級太宗繼之乾乾夕惕親征河東督勵士卒人百其勇城無全堞下詔寛赦繼元乃伏收復漳泉洪進屏息真宗嗣之二祖是法契丹來寇人心業業决意親征

俯從準策親御鞍馬躬秉黃鉞白旄一麾王師奮發我
氣既盈彼氣斯竭稽首請和干戈載戢譬以禍福實賴
臣弼於皇仁祖善繼善述未幾元昊在西復悖謀臣勇
將連年討伐邊民既困國用亦乏厥後智高忽爾猖獗
南嶺東西擾擾數月以時討平狄青之力靖康之難言
之汗浹二帝北巡變生倉卒沙漠萬里風霜冽冽飛塵
撲面驚弦慘骨國祚若旒誰任其責賴有高宗克紹前
烈匆遽渡江心膽欲折皇天降監風濤安帖所至成市

暫都于浙金亮凶燄震撼六合投箠采石意謂無越幸而倒戈自取亡滅壽皇履位求賢如渴崇事高宗孝心尤切二十八載終始無缺高宗上僊哀號哽咽四方來觀其容慘怛王業艱難坦然明白今王嗣位祖宗是則無湎于酒無沈于色色能荒人之心酒能敗人之德以宰相為腹心以臺諫為耳目以將帥為爪牙以尚書為喉舌登崇俊良斥退姦枿勿謂天高常若對越勿謂民弱實關治忽勿俾禍起於蕭牆勿使患生於倉卒勿私

賞以格公議勿私刑以虧國律勿侮老成之人勿貴無益之物勿妄費生靈之財勿妄興土木之役勿謂嚬笑之微而莫我知勿謂號令之嚴而莫我逆盡孝乃明主之治論相乃人主之職聖言不可侮人心不可咈傾耳乎公卿之言游心乎帝王之術勿謂和議已成而不慮乎遠圖勿謂大位已得而不恤乎小失當效禹王寸陰是惜當效文王日昃不食勿效夏桀瑶臺瓊室勿效商紂斮涉剖直如履薄氷深虞沒溺如馭六馬切虞奔軼

勿謂微過當絕芽孽勿謂小患當窒孔穴左右前後當用賢哲王惟戒兹民罔不悅草茅作箴敢告司闕

耘齋銘 為剡中任氏兄弟作

人生而靜動則有遷非物使之人心則然耳目鼻口實動之權聖踐而聖賢治而賢槁木不生死灰不然甚活者人鳶魚天淵敬而無失奉以周旋喜怒哀樂又何惡焉士之於學農之於田朝斯夕斯舍是奚安去其害苗則心之偏耘之又耘嘉種易揗不計其收懼其不虔不

虔不力誤我豐年工貴其久業貴其專凡爾君子相與勉旃

力齋銘為何晦之作

厥初生民必完其力力完於心乃見天則形顧分之與物交役若忘若遺弗覺弗克語汝力乎明以内餙惡也則臭善如好色下學之功舉用其極此顔子所以欲罷不能而樊遲所以先難而後獲也

妥齋銘

往則俱往來則俱來義苟精矣動靜必偕心之廣矣亦可懼哉天下雖大吾安厥齋

朱晦庵畫像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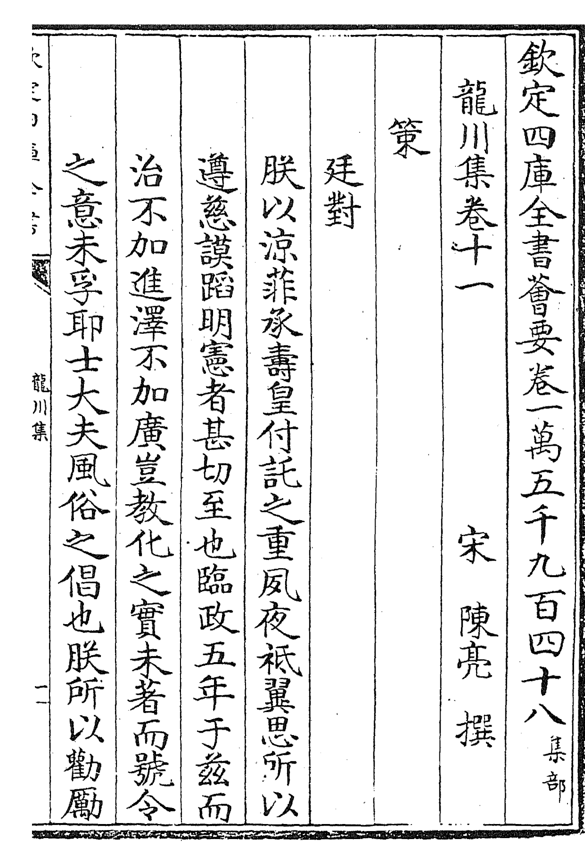
體備陽剛之純氣含喜怒之正睟面盎背吾不知其何樂端居深念吾不知其何病置之釣臺捺不住寫之雲臺捉不定天下之生久矣以聽上帝之正令

辛稼軒畫像贊

眼光有稜足以照映一世之豪背胛有負足以荷載四

國之重出其豪末翻然震動不知鬚髯之既斑庚幾膽力之無恐呼而來麾而去無所逃天地之間撓弗濁澄弗清豈自為將相之種故曰真鼠枉用真虎可以不用而用也者所以為天寵也

龍川集卷十



龍川集卷十一

宋 陳亮 撰

策

廷對

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祇翼思所以遵慈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

其志者不為不勤而偷惰之習猶未盡革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其官者不為不謹而寃濫之弊或未盡除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虛文則弗畏乎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譏説殄行廼以為慮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得非薫陶訓厲自有吉歟今欲為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于正為民者遷善遠罪而

訟訴歸于平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
滅於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節儉正直之誼興
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惠周浹於四方果何道
以臻此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庭其為朕稽
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以同風俗清刑罰
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親覽
臣對臣聞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
故人皆可以為堯舜而昔人謂其以已而觀之者天地

之性本同也夫天祐下民而作之君作之師禮樂刑政所以董正天下而君之也仁義孝悌所以率先天下而為之師也二者交修而並用則人心有正而無邪民命有直而無枉治亂安危之所由以分也堯舜三代之治所以獨出於前古者君道師道無一之或闕也後世之所謂明君賢主於君道容有未盡而師道則遂廢矣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人心之與民命者乎而其要則在夫一人之心也人心無所一民命無所措而欲論古今

沿革之宜究兵財出入之數以求盡治亂安危之變是
無其地而求種藝之必生也天下安有是理哉臣恭惟
皇帝陛下謙恭求治常若不及深念夫人心之不易正
而民命之未易生全也進臣等布衣於廷而賜以聖問
曰朕以涼菲承壽皇付託之重夙夜祇翼思所以導慈
謨蹈明憲者甚切至也臣竊歎陛下之於壽皇蒞政二
十有八年之間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
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

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為京邑之美觀也哉而聖問又曰臨政五年于茲而治不加進澤不加廣豈教化之實未著而號令之意未孚耶臣於是知陛下求治若不及之心如天之運而不已也臣聞禹立三年百姓以仁遂焉推其本原則曰克儉克勤不自滿假而已今時和歲豐邊鄙不聳亦幾古之所謂小康者陛下猶察其治之不加進澤之不加廣而欲求其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

民命之未易生全也臣請為陛下誦君道師道以副陛下求治不已之心焉夫所謂教化之實則不可以頰舌而動之矣仁義孝悌以盡人君之所謂師道可也所謂號令之意則不可以權力而驅之矣禮樂刑政以盡人君之所謂君道可也夫天下之學不能以相一而一道德以同風俗者乃五皇極之事也極曰皇而皇居五者非九五之位則不能以建極也以大公至正之道而察天下之不協于極不罹于咎者悉比而同之此豈一人

之私意小智乎無偏無黨無反無側以會天下於有極而已吾夫子列四科而厠德行於言語政事文學者天下之長俱得而自進於極也然而德行先之者天下之學固由是以出也周官之儒以道得民師以賢得民亦以當得民之二條耳而二十年來道德性命之學一興而文章政事幾於盡廢其說既偏而有志之士蓋嘗患苦之矣十年之間羣起而沮抑之未能止其偏去其偽而天下之賢者先廢而不用旁觀者亦為之發憤以昌

言則人心何繇而正乎臣願陛下明師道以臨天下仁義孝悌交發而示之盡收天下之人材長短小大各見諸用德行言語政事文學無一之或廢而德行常居其先蕩蕩乎與天下共繇於斯道則聖問所謂士大夫風俗之倡也朕所以勸勵其志者不為不勤而偷惰猶未盡革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皇極為名而取其偷惰者而用之以陰消天下之賢者則風俗日以偷而天下之事去矣夫天下之情不能以自盡而執八柄以馭臣民

者乃六三德之事也強弱異勢而隨時弛張者人主所以獨運陶鈞而退藏於密者也用玉食不可同之勢而察威福之有害于家凶于國者悉取而執之此豈臣下之所得而褻用乎沈潛剛克高明柔克以期刑法之適平而已吾夫子為魯司寇民有犯孝道者不忍置諸刑其說以為教之不至則未肯以殺而少正夘則七日而誅之蓋動揺吾民不可一朝居也周官之刑平國用中典蓋不欲自為輕重耳而二三十年來罪至死者不問

其情而皆附法以讞往往多至於幸生其事既偏而平
心之人皆不以為然矣數年以來典刑之官遂以殺為
能雖可生者亦傅以死而廟堂或以為公而盡從之使
奏讞之典反以濟一時之私意而民命何從而全乎臣
願陛下盡君道以幸天下禮樂刑政並出而用之凡天
下奏讞之事長案碎款盡使上諸刑寺其情之疑輕者
駁就寛典至其無可出而後就極刑皆據案以折之不
得自為輕重則聖問所謂獄民之大命也朕所以選任

其官者不為不謹而寛濫之弊或未盡除殆將不足憂矣若使以福威在己而欲一日盡去其寛濫人之私意固不可信而吾能自保其無私乎不如付之有司之猶有準繩也聖問又曰意者狃於常情則難變玩於虚文則弗畏乎臣以為人主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安有吾身之既至而天下之終不可化者乎臣願陛下明師道君道以先之而已此所謂教化之實號令之意者也臣伏讀聖策曰且帝者之世賢和於朝物

和於野俗固美矣然讒說殄行廼以為慮臣有以見陛下深知人心之未易正也昔者堯舜以師道臨天下苟可以救之者無所不用其至矣而說之横入於人心者謂之讒說行之髙出於人心者謂之殄行人心之危說有以横入之則受矣行有以髙出之則伏矣此所謂震驚而堯舜之所憂也故必有納言之官使王命民言交出迭入而得以同歸于道而天下之學一矣及周之衰天下之學爭起肆出不能相下而向之所謂讒說殄行

者一變而為鄉原務以浸潤於人心自納於流俗天下之學既不能以相一而其勢不屈而自歸孔孟蓋深畏之以其非復堯舜之時所嘗有也願陛下畏鄉原甚於堯舜之畏讒說殄行則人心之正有日矣臣伏讀聖策曰畫衣冠異章服而民不犯刑既措矣然怙終賊刑必使加審何也臣有以見陛下深知民命之未易生全也方堯舜以君道宰天下禹平水土稷降播種民固已樂其有生矣而皋陶明刑以示之塞其不可由之塗使得

優游於契之教伯夷之禮天下之人皆知禹夷稷契之功而臯陶之所以入於人心者隱然而不可誣也後世之為天下者刑一事而已矣寛簡之勝於微密也溫厚之勝於嚴厲也其功皆可言而臯陶不言之功則既廢矣夫鞭作官刑朴作教刑金作贖刑眚災肆赦怙終賊刑官刑既如彼教刑又如此情之輕者釋以財情之誤者釋以令凡可出者悉皆出之矣其所謂怙終賊刑者蓋其不可出者也天下之當刑者能幾人後世之輕刑

未有如堯舜之世者也願陛下考堯舜之所以輕刑之縣則民命之全可必矣而聖策又曰得非薫陶訓厲自有音歟臣之所以反復為陛下言之者苟盡師道則薫陶在其中苟盡君道則訓厲不足言矣堯舜之所以治天下者豈能出吾道之外哉仁義孝悌禮樂刑政皆其物也臣伏讀聖策曰今欲為士者精白承德而趨向一歸于正為民者遷善遠罪而訟訴歸于平臣有以見陛下之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也彼亦何忍以異類自為

哉而聖策又曰名實於實而是非不能文其僞私滅於
公而愛惡莫可容其情則聖意不免於小疑矣然而天
下之學貴乎正天下之情貴乎平其終固未嘗不歸於
厚也夫今日之患正在夫名實是非之未辨公私愛惡
之未明其極至於君子小人之分猶未定也伊尹論有
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其
說近矣而漢之谷永其言未嘗不逆唐之李泌其言未
嘗不順則人心庸有定乎孟子論國人皆曰賢必察見

其賢而後用之國人皆曰可殺必察見其可殺而後殺之其說審於伊尹矣然為人上者何從而得國人之論也凡今之進言於陛下之前者孰不自以為是而自以為公哉陛下亦嘗察輿論之曰賢者而用之矣然而人之分量有限其心未能盡平也未能舉無私也小人乘間而肆言以為公力抵以為直陛下亦不能不惑之矣遂欲兩存之以為平薰蕕決無同器之理也名實是非當日以淆而公私愛惡未知所定何望夫風俗之正而

刑罰之清哉陛下見其賢而用之舉動之小偏則勿行
而已耳君臣固當相與如一體也何至存肆讒之人以
恐懼其心志而徊徨其進退哉陛下苟能明辯名實是
非之所在公私愛惡之所歸則治亂安危於是乎分而
天下之大計畧定矣風俗固不期而正刑罰固不期而
清也清白承德遷善遠罪直其細耳而聖策又曰節儉
正直之誼興行於庶位哀矜審克之患周浹於四方果
何道以臻此其要在於辨名實是非之所在公私愛惡

之所歸其道則以厚處其身而未嘗以薄待天下之人而已陛下三載一策多士宜若以踵故事也宜若以為文具也草茅亦以故事視之以文具應之過此一節則異時高爵重祿陛下不得而靳之矣陛下圖其名而草茅取其實此豈國家之所便哉正人心以立國本活民命以壽國脉二帝三王之所急先務也陛下用以策士則既不鄙夷之矣於其末又復策臣等曰子大夫待問久矣咸造在廷其為朕稽古今之宜推治化之本凡可

以同風俗淸刑罰成泰和之效者悉意而條陳之朕將
親覽臣有以見陛下必欲正人心全民命以盡君師之
道而自達於二帝三王之治而後已顧臣何人豈足以
奉大對臣竊觀陛下以厚處其身而未嘗薄待天下之
人既得正人心全民命之本矣而猶欲臣稽古今之宜
推治化之本夫以厚處身之道豈有窮哉使天下無一
人之有疑焉可也陛下之聖孝雖曾閔不過而定省之
小奪於事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即日如故而疑者

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為無已也陛下之英斷自天不借左右以辭色而廢置予奪之不常則人得以疑之矣陛下之終無所假而疑者亦不愧其望陛下之以厚自處為無巳也雲上於天需君子以飲食宴樂而九五之需于飲食者待時以有為當於此乎需也豈以陛下之聖明而有樂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明兩作離大人以繼明照四方而六五之出涕沱若戚嗟若兩明相照撫心自失而不敢以敵體也豈以陛下之英

武而肯鬱鬱於此哉然而人心不能無疑也臣願聖孝日加於一日英斷事踰於一事奮精明於宴安之間起心志於謙抑之際使天下無一人之有疑而陛下終為壽皇繼志而述事則古今之宜莫便於此治化之本莫越於此同風俗以正人心清刑罰以全民命而明效大驗可以為萬世無窮之法其本則止於厚處其身而已詩不云乎維天之命於穆不已文王之德之純而子思亦曰純亦不已夫以厚處其身豈有窮哉臣昧死謹上

愚對

國子

國家之本末源流大臣之所講畫而士大夫之所共守也公卿大夫之本末源流子弟之所習聞而建官設學之所教詔也夫天下之賢才豈固不若公卿大夫之子弟哉國中之學不以及天下之士者國家之本末源流非可以人人而告語之也集天下之士而會之京師非所以養其重厚質實之意也以天下之學養天下之士

為之規矩準繩命有司而賔興之豈將以銷天下豪傑之心哉天下而有豪傑特立之士卓然不待教詔而知國家之本末源流者彼固不能自掩於賔興之際矣猶將養其望實以待天下之既孚然後舉而加諸上位先王之所以處天下之士固已無負矣而公卿大夫之子弟近在王朝之左右者吾既尊禮其父兄而衆庶共見矣其子弟猶吾之子弟也使之共處而教之大司樂與其屬以樂而和平其心是成德達財之道也師氏天子

之所以長善而救失者則又以中失之事而語國之子弟其於國家之本末源流固已如身嘗而親歷之矣故其適子往往可以繼世為卿而諸子之官又集其庶子而教之以道德肅之以戒令平居則考其藝能緩急則部以軍法凡在王朝之左右者無非可用之才也教其子弟而吾自用之非若漢法待其父兄任以為郎也雖重嫡以節其餘又豈能禁其異時不舉任之哉東漢之置五經師以教四姓小侯唐分四學以官品而教其子

弟蓋亦足以加惠於公卿士大夫矣教養之無法而時
變之易移終亦不免假四方游士以為盛也東漢之衰
不足道矣而唐之盛時已如此奈之何其變之不亟哉
本朝監學之法雖參以天下之士而於國子加厚矣蓋
愛禮存羊以有待也吕汲公號為傑然有識之士不知
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而欲於階官加左右二字以勉
勵之不究其本而齊其末徒以啓後來之紛紛也今朝
廷之選用固已無間於文武若奏補矣因其父兄之所

任冀其自學而任使之而教學之法闕然不聞故雖不學而從政者舉世安之而不以為異尚烏望其習熟國家之本末源流哉然國子猶置博士正錄則其文之一二猶存也今以場屋一時之弊將使國子若待補者試之別頭則其文從此盡廢矣況未能復其實而忍棄其文乎上方以山林之士不能習知國家之本末徒為紛紛以亂人聽而有意於國之子弟於斯時也而舉先王教養國子之法奚患不行況其一二之遺文豈可以其

一時之弊而遂廢之哉士大夫之囑託其子弟太祖皇帝之所以警陶𣪍者尚可覆也何至倉卒變法而類若亡具乎集天下之士而養之京師非良法也人情之既安者未可改也太學之加厚於國子猶美意也天理之不可無者獨可輕變乎草茅之論不敢以私而害公執事不可以公而自嫌於私也其為今日卒言之

傳注

昔者孔子適周而觀禮上世帝王之書蓋亦無所不睹

者大其極人建而地天開始氏帝黃氏農神氏犧包矣

簡尚之度法朴尚之俗風而廢可不所之王百為已固

是人聖卦三十載所易者大其存而存可不書其故也

制立時因始王帝矣備變之今古地天則書之易而也

詳愈而是自者變世理綱之王百而程法世萬為以可

夏而焉考有將人聖世後變之益損代三書為而裁故

風家周考叅又禮周定始是於證足不特宋杞之書商

謂可周於其詩為而删變之合離國列其與衰盛之俗

詳矣又取累聖之所以宣天地之和者列為樂書而又傷春秋之變遂不可為也齊威晉文之伯首變三代之故而天地之大經從此廢矣聖人之所以通百代之變者一切著之春秋六經作而天人之際其始終可考矣此聖人之志也而王仲淹實知之九師三傳齊韓毛鄭大戴小戴與夫伏生孔安國之徒其於六經之文窮年累歲不遺餘力矣師友相傳考訂是非不任胷臆矣而聖人作經之大旨則非數子之所能知也天下而未有

豪傑特起之士則世之言經者豈能出數子之外哉出數子之外者任胷臆而侮聖言者也彼其說之有源流也歷盛衰之變也合前後之智也於聖人之大者猶有遺也納天下之學者於規矩之內吾未見其舍注疏而遽能使其心術之有所止也當漢唐之盛時學者皆重厚質實而不為浮躁儇淺之行彼其源流有自來矣祖宗之初不以文字卑陋為當變而以人心無所底止為可憂故天下之士惟知誦先儒之說以為據依而不自

知其文之陋也是以重厚質實之風往往或過於漢唐盛時其後景祐慶歷之間歐陽公首變五代卑陋之文奮然有獨抱遺經以究終始之意終不敢捨先儒之説而猶惓惓於正義蓋其源流未遠也嘉祐以後文日盛而此風少衰矣極而至於熙豐之尚同猶未若今日之放意肆志以侮玩聖言也聖人作經之大旨非豪傑特立之士不能知而纖悉曲折之際則注疏亦詳矣何所見而忽畧其源流而不論乎無惟乎人心之日偷而風

俗之日薄也然考之三朝未嘗立法也而天下之學者知以注疏為重則人心之向背顧上之人如何耳夫取果於未熟與取之於既熟相去旬日之間而其味遠矣將以厚天下學者之心術而先啓其紛紛則又執事之所當慮也可與樂成難與慮始此豈忠厚者之論乎盍亦思所以先之

江河淮汴

自鴻荒以至于堯天下之水未有所歸也故洪水之患

特甚堯獨有憂之當是時天下之善治水者未有過於鯀者也四嶽舉之堯不敢以其方命圮族而置之昔者三載嘗考績矣其導一水築一渠蓋亦未嘗不得其便利也惟其不能以公天下之心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故雖有一水一渠之功而三載之間會衆流以課之則終於無成而已故曰鯀湮洪水汨陳其五行及禹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而相其所趨水之大者莫如河使天下之水有所

歸而河亦安流而入於海其導河之功力為不少矣大要行其所無事也故歷三代而河不為患自齊威公利河之地以居民而強其國而河始失其故道也禹於滎澤之下嘗引河流以注東南而通淮泗蓋其肢脉猶未盛也自秦決浚儀以灌大梁而並天下而河汴始分流矣漢承齊秦之後而受河之患為尤劇蓋必有禹之遺智而後可以治當時之水然其議臣之講求若東流北流之說賈生韓生之論雖或足以為一時之便利揆之

古義是皆汩陳其五行者也烏足以動天而回河乎及永平之間河流既塞始築汴渠而又修浚儀渠焉其後隋大業中大開通濟之渠而河汴達於淮泗者始安流而無礙是以東南轉輸相繼而上本朝都陳留而宿重兵以為固其資東南之粟者不知其幾千萬石故置發運使以漕之而浚渠之功為不細矣故本朝受河之患無以異於漢而受汴渠之利則自漢以來未之有也豈水無常勢而亦因時以為利害乎今汴渠以塞矣異時

版圖之復其言河者豈可復以往事諭其亦以公天下之心而觀天下之大勢合天下之水以相其所趨則必有以處之矣

量度權衡

昔伏羲氏始畫八卦因象以明理雖天地之正數而未嘗以語人也制器者尚其象而豈數之云乎象一示而數存乎其間矣當是時風氣未開人物尚朴觀象之妙蓋不必推數而後知也故言數者歸之律歷之學而更

閱羣聖皆以觀象為窮天地之藴雖孔子既知之矣而不以為常言也漢至建元元狩之間而數家之學始盛其說以為數始於一成於三三而積之得八十一而黃鍾之律生焉度起於黃鍾之長者也量起於黃鍾之龠者也權起於黃鍾之重者也演而為厯推而尚象合而為春秋三統四時列而為皇極三德五事以五乘十而為大衍之數道數之宗也而道據其一所以别道於數也數固四者之宗也而列而為五所以偶數於器也苟

非道以主之則天下之數何能生生而不窮天下之器何能分別而為用言數而不知道者眞星官歴翁之學耳寸極於九以為黄鍾之管三微成著以別度之分上三下二以示量之狀寸為十八以極權之數是皆數也而有理焉數可演而理亦可闡也洛下閎諸人推其數揚子雲獨因其數而闡其理顔師古之釋釋其數耳不明其理而釋其數庸詎知其數之果不悖乎學者當於太玄而求之先儒以為五十有五乃天地之正數陰無

一陽無十陰縮陽贏或乘或除以盡數之變故參天兩地而倚數是非正之數而所以盡其變也律生而為量度權衡制器以盡天下之變是豈可以常法而論其相生相成之義乎姑以謝明問而已

銓選資格

有察舉而後有銓選有銓選而後有資格天下之變日趨於下而天下之法日趨於詳也方漢魏之察舉也豈以銓選為可行哉察舉之不免於私則亦嚴其課試之

法而已矣課試之有法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選之歸於吏部固其勢之所必至也及隋唐之銓選也豈以資格為可用哉銓選之不免於弊則亦謹其注授之時而已矣注授之有時而其變未已由是而加詳焉則銓曹之有資格亦其勢之所必至也然銓選既行而人往往以察舉為無用之虛名今人浸不如古故銓選猶不堪其弊而欲慕無用之虛名以求合於古而冀得人之盛是導之使為私耳向也為漢魏之良法而今

為虛名銓選有定制則其說豈易入乎然魏元同沈既濟之徒思救銓選之弊則惓惓於郡縣之察舉奏疏論之以幸一旦之可復天下方病銓選之不定而將趨於資格亦何有於察舉哉論雖不行而識者高之蓋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及資格既用而人往往以銓選為難守之弊法令人浸不如古故資格不能以盡防而欲舉難守之弊法以漸復前代而謂古道之有望是開之使無法耳向也為隋唐之盛典而今為弊法資格有

定守則其說豈易入乎然慶歷間范富諸公思救磨勘薦舉之弊欲去舊例以不次用人而案百吏之惰天下方病資格之未詳而將趨於成例亦何有以銓選哉事雖隨隳而論者惜之亦以天下之變可回而不可徇也然則銓曹資格之弊自慶歷以來固已患之矣其後熙寧間神宗皇帝思立法度以幸天下按唐六典而大正天下之官其徇名責實固已先乎祖宗而元祐諸臣之所不敢輕動也然而資格尚仍祖宗之舊而加詳焉及

夫徇名責實之意既衰而資格之弊如故凡其大臣之所講畫議臣之所論奏往往因弊變法而未必盡究其立法之初意法愈詳而弊愈極積而至于今日而銓曹資格之法其弊不可勝言矣此所以上勤聖天子宵旰之慮而執事亦將進諸生而教之也夫人情不易盡而法之不足恃也久矣然上下之間每以法為恃者樂其有準繩也以名譽取人人或以虛誕應之而薦舉直以文移為據耳天下寧困於薦舉而終以為名譽之風不

可長者所恃在法也以績效取人人或以浮偽應之而年勞直以日月為功耳天下寧困於年勞而終以為績效之實不可信者所恃在法也天下方以法為恃而欲委法以任人此雖堯舜不能一日而移天下之心也將一意而求之於法則今日之法亦詳矣聖上徇名責實常以清光照臨羣下留意民事尤以郡縣為重而其弊猶若此則人情果不易盡而法果不足恃矣方慶歴嘉祐世之名士常患法之不變也及熈寧元豐之際則又

以變法為患雖如兩蘇兄弟之習於論事亦不過勇果於嘉祐之制策而持重於熙寧之奏議轉手之間而兩論立焉雖自以為善事兩朝將使其君何所執以為據依哉獨張安道始終以藝祖舊事為言不以兩朝而易其心使人主能講求其立法之初意則必因時而知所處矣藝祖承五代藩鎮之禍能使之拱手以趨約束故列郡以京官權知三年一易財歸於漕司兵各歸於郡而士自一命以上雖郡縣管庫之微職必命於朝廷而

天下之勢始一矣此其圖回天下之大畧而非專恃資格以為重也當是時宰相得以進退百官而吏部尚以身言書判為試則猶仍銓選之舊也取人猶採名望而薦舉任用磨勘遷轉猶未有定法凡欲使天下之勢在我而已故朝廷尊嚴大臣鎮重而天下之士不以進取為能不以利口為賢歷三朝而士之善論時政是非利害者百不一二也豈不盛哉今吏部之資格日繁而銓選之為虛文久矣廟堂方以資格從事下人輕上爵小

臣與大計則其徇徇苟求浮偽偷惰之風不當尚求之法也愚不敏不敢輒論時政顧方居今而思藝祖當資格之時而謂銓選之可復亦徒以謝明問而已

四弊

古者官民一家也農商一事也上下相恤有無相通民病則求之官國病則資諸民商藉農而立農賴商而行求以相補而非求以相病則良法美意何嘗一日不行於天下哉周官以司稼出斂法旅師頒興積廪人數邦

用合方通財利此其事甚切而其職甚微所宜曲為之防而周家則一切付之使得以行其意而舉其職展布四體通其有無官民農商各安其所而樂其生夫是以為至治之極而非徒恃法以為防也後世官與民不復相知農與商不復相資以為用求以自利而不恤其相病故官常以民為難治民常以官為厲已農商盻盻相視以虞其龍斷而已利之所在何往而不可為哉故朝廷立法日以密而士大夫論其利害日以詳然終無補

於事者上下不復相恤也嗟夫此其來豈一日之積哉郡縣困匱而其弊日又甚矣租入加耗之無算義倉支移之不時利和糴之贏取力勝之利法禁非不嚴議論非不切而郡縣恬若不聞而行之若當然者天下之官豈無一人有志於民哉聖天子宵旰側席憂勤於上夫亦何忍為此而郡縣之用賴此僅足支吾夫使官兵一切不論而獨存大信於斯民自大賢猶或難之而況其官民農商盻盻相視之時乎夫亦正其本而已矣郡縣

畧就從容而後示以官民相恤之義不待夫事為之法而猶可濟也不然則上有其意下無其實回環四顧綢如凝脂終於相蒙而又何尤焉雖然善言弊事者未有詳於今世者也而治道之不知時變之不究其說雖若可聽其事雖若可行原始要終而卒歸於無用譬如枝撐弊屋而不救於一日之摧不獨於四者之弊為然也財利之本源法制之根柢增損盈虛之變先後叅酌之宜講究而推行之使天下之財日以裕郡縣之用日以

足則區區四弊一郡官之責耳何足以煩議臣之講論推究與夫朝廷之文書約束而明問復以下詢哉張文定公以為祥符以來萬事廢弛務為姑息漸失祖宗之舊取士任子磨勘遷補之法既壞而任將養兵皆非舊律國用既窘而政出一切大商姦民乘時射利而茶鹽香礬之法亂矣其後神宗皇帝獨留意於租賦之入郡縣之藏而常平義倉之法尤為詳備元符以後支移借用不復舊典而神宗之法又壞矣渡江以來於財計之

遠者大者猶有遺恨士大夫置而不考而獨四弊之足言乎方将從執事問其本末而未暇也

變文法

古人重變法而變文猶非變法所當先也天下之士豈不欲自為文哉舉天下之文而皆指其不然則人各有心未必以吾言為然也然不然之言交發並至而論者始紛紛矣紛紛之論既興則一人之力決不能以勝衆多之口此古人所以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也然則文

之弊終不可變乎均是變也審所先後而已矣夫文弊之極自古豈有踰於五代之際哉卑陋萎弱其可厭甚矣藝祖一興而恢廓磊落不事文墨以振起天下之士氣而科舉之文一切聽其所自為有司以一時尺度律而取之未嘗變其格也其後柳仲塗以當世大儒從事古學卒不能麾天下以從已及楊大年劉子儀因其格而加以瓌奇精巧則天下靡然從之謂之崑體穠修張景專以古文相高而不為駢儷之語則亦不過與藕子

美兄弟唱和於寂寞之濱而已故天聖間朝廷蓋知厭之而天下之士亦終未能從也其後歐陽公與尹師魯之徒古學既盛祖宗之涵養天下至是蓋七八十年矣故慶歷間天子慨然下詔書風厲學者以近古天下之士亦翕然丕變以稱上意於是胡翼之孫復石介以經術來居太學而李泰伯梅堯臣輩又以文墨議論游泳於其中而士始得師矣當是時學校未有課試之法也士之來者至接屋以居而不倦太學之盛蓋極於此矣

乗士氣方奮之際雖取三代兩漢之文立為科舉取士之格奚患其不從此則變文之時也藝祖固已逆知其如此矣然當時諸公變其體而不變其格出入乎文史而不本之以經術學校課士之法又往往失之太畧此王文公所以得乗間而行其說於熙寧也經術造士之意非不美而新學字説何為者哉學校課試之法非不善而月書季考何為者哉當是時士之通於經術者神宗作成之功而非盡出於法也及司馬温公起相元祐

盡復祖宗之故而不能參以熙寧經術造士之意取其學校課試之大畧徒取快於一時而已則夫士之工於詞章者皆祖宗涵養之餘而非必盡出於法也紹聖元符以後號為紹述熙豐亦非復其舊矣士皆膚淺於經而爛熟於文其間可勝道哉中興以來參以詩賦經術以涵養天下之士氣又立太學以聳動四方之觀聽故士之有文章者德行者深於經理者明於古今者莫不各得以自奮蓋亦可謂盛矣然心志既舒則易以縱弛

議論無擇則易以浮淺凡其弊有如此問所云者固其勢之所必至也議者思所以變之其意非不美矣而其事則藝祖之所難而嘉祐之所未及也夫三年課試之文四方場屋之所係此豈可以一朝而變乎然學校之士於經則敢為異說而不疑於文則肆為浮論而不顧其源漸不可長此則長貳之責而主文衡者當示以好惡而不在法也昔慶歷有胡翼之學法熙寧有王文公學法元祐有程正叔學法今當請諸朝廷參取而用之

不專於月書季考以作成大學之士以為四方之表儀則祖宗之舊可以漸復豈必遽變其文格以驚動之哉古人重變法而尤重於變文則必有深意矣不識執事以為如何

制舉

設科以取士而制舉所以待非常之才也夫決科之士淵天下豈必皆常才而非常之士亦或在其中矣獨制舉得以擅其名者豈古之賢君其待天下之士如是之

薄哉彼其以一身臨王公士民之上其於天下之故常懼其有闕也自公卿等而下之以至於郡縣之小官科目之一士莫不各得以其言自通然猶懼其有懷之不盡也故設為制舉以詔山林朴直之士使之極言當世之故而期之以非常之才彼其受是名也宜何以自異於等夷則亦將盡吐其藴凡天下之所不敢言者一切為吾君言之以酬其非常之知焉然後人主可以盡聞其所不聞恐懼修省以無負天下之望則古之賢君為

是設科以待非常之才者其求言之意可謂切矣豈徒為是區別而已哉五季之際天下之才甚矣藝祖一興而設制科以待來者至使草澤得以自舉而不中第者猶命之以官以藝祖之規模恢廓固非飾法度以事美觀誠得夫古今者設制科之本意而求言之心不勝其汲汲也雖當時才智之士其所見不能有補於聖明歷太宗真宗而涵養天下之日既久及天聖間仁宗再復制科而富韓公首應焉其後異人輩出仁宗既用以自

輔而其餘者猶為三代子孫之用及熙寧之初孔文仲
呂陶猶能極論新法以伸天下敢言之氣雖制科卒以
此罷藝祖之規模宏廓其所庇賴後人多矣而仁宗實
當其盛時也元祐既復之而紹聖以後又罷之及上皇
中興首設制舉以行藝祖之志而士病於記問莫有應
者肆我主上切於求言而畧其記問士始奮然以應上
之求其於國家之大畧當世之大計人之所不敢言而
上之虛佇以待者固將無所不聞矣而執事方以董仲

舒劉蕡所對之緩急而論者皆有遺憾𤼵於問目豈將酌其中以警夫非常之士邪夫言之難也久矣要之以其君為心則其言之緩急無不當於時也漢武帝英明願治之主也負其雄才大畧欲挈還三代之盛而漢家制度之變亦其時矣仲舒以為漢雜伯道以維持未安之天下天下既安而教化猶未純也勸帝以更化而更革之際豈可任意而為之哉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故緩其言使武帝舒徐容與因天下所同欲而更其所當

先者豈敢以一毫奮厲之氣而激武帝之雄心哉仲舒之言雖緩而實切於時者以武帝為心也夫豈計其合不合哉異時固已甘心於膠西矣唐文宗恭儉少決之主也乘主威不振之後欲有所為而輒復畏縮而北司之患至是蓋亦極矣蕡以為肅宗代宗德宗失柄於北司元和之痛臣子不可一朝安也勸帝聲其罪而討之而斷決之際豈可以陰謀而自陷於不直哉社稷之大計非小故故蕡急其言使文宗奮厲果敢因天下所同

欲而易致如反手豈敢徐步拯溺以待文宗之自悟哉蕡之言雖急而實審於時者以文宗為心也夫豈計其第不第哉彼其見黜固宜矣而恨文宗之不一見也論者病仲舒之不切而咎蕡之疏直是殆未知其心耳夫當世之務亦多矣必其以君為心然後其言之緩急當於時言之緩急當於時而後不負於國家非常之求哉

子房賈生孔明魏徵何以學異端

異端之學何所從起乎起於上古之闊畧而成於春秋

戰國之君子傷周制之過詳憂世變之難捄各以已見而求聖人之道得其一說附之古而崛起於今者也老莊為黄帝之道許行為神農之言墨氏祖於禹而申韓又祖於道德其初豈自以為異端之學哉原始要終而卒背於聖人之道故名曰異端而不可學也夫豪傑之士雖無文王猶興天資既高目力自異得一書而讀之其脫頴獨見之地不能逃而背戾之所亦不能以惑我也得其頴脫而不惑乎背戾一旦出而見於設施如免

之脱如鶻之擊成天下之駿功而莫能禦之者此豈有得於異端之學哉其說有以觸吾之機耳使聖人之道未散而六經之學尚明極其天資目力之所至伏而讀其書以與一世共之當掩後世之名臣而奪之氣而與三代之賢比隆矣子房孔明蓋庶幾乎此者也賈生不得自盡於漢而魏徵有以自見於唐亦惟其所遭耳子房為高帝謀臣從容一發動中機會而嘗超然於事物之外此豈圯下兵法之所有哉孔明茍全於危世不求

聞達三顧後起而惓惓漢事每以天人之際為難知管樂功利之學葢未能造此室也天資之髙目力之異卓然有會於胷中必有因而發耳賈生於漢道初成之際經營講畫不遺餘慮推而達之於仁義禮樂無所不可申韓之書直發其經世之志耳魏徵於太宗求治如不及之時從容議論有過必救有善必達雖禮樂之未暇而治體葢亦畧盡縱横之學直發其遇合之機耳豪傑之士天資之髙目力之異未可以一書而律之也嗟夫

使聖人之道未散六經之學尚明而皆得以馳騁於孔氏之門由賜游夏不足進也昔者聖人歷觀上古之書商周之典禮斷自唐虞以下迄于周歎其前定不足為法而傷其後之不可復知所以塞異端之原而使其流之無以復開也而春秋戰國之君子卒取唐虞以上不足存之說以馳騖於世則孔子之慮誠遠矣然而詩書執禮乃孔子之所雅言日與羣弟子共之者而易春秋不與焉何以發豪傑不羣之志哉子路以為有民人焉

有社稷焉何必讀書然後為學則深排而力斥之以為非教人之常也宜其律天下豪傑於規矩準繩之中而乃上許管仲以一正天下之仁下許顏子以四代之禮樂是殆其他未有以當孔氏之心耳賈生魏徵可也吾是以三歎於子房孔明焉

蕭曹丙魏房杜姚宋何以獨名於漢唐

五百年必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名世者聖賢之生亦有定理而君臣相遭亦有定數乎夫是以知天人之難合

也蓋至於吾夫子有扶天下之道有正四代禮樂之志而時君方騖於功利有道不合有志不遭而徒能嘆鳳鳥之不至周公之不復夢見而定理之不應定數之不驗孟子所以復歎其未有疏於此時而傷其數之過知天下息肩之日尚遠而聖賢相遭之期猶未也時日愈疏世變愈下使其相遭則君非昔者之君臣非昔者之臣徒以當方來之數而無復三代之盛矣孟子之歎蓋歎此也自漢而言之則蕭曹之遇高祖丙魏之遇宣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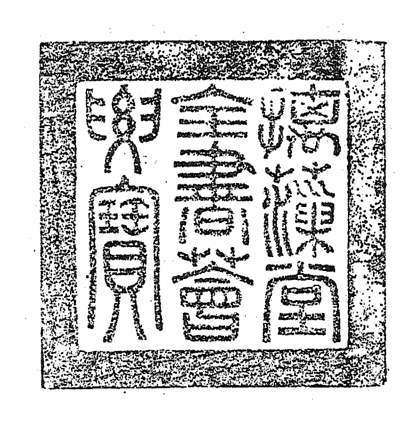
蓋可謂漢家遇合之盛矣自唐而言之則房杜之遇太宗姚宋之遇明皇亦可謂唐家遇合之盛矣其一時君臣之遇合足以扶斯世而蘇生民貽謀方來而光映前古其所謀謨成就後世皆莫之先也而卒有愧於三代豈其期運不接源流不繼而天人之際至難合歟何治道之遂疎闊也周室之衰以迄于秦天下之亂極矣斯民不知有生之為樂而急于一日之安也高祖君臣獨知之三章之約以與天下更始禁網疎闊使當時之人

闊步高談無危懼之心雖禮文多闕而德在生民矣曹參以清淨而繼畫一之政此其君臣遇合之盛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魏相之奉天時行故事丙吉之不務苛碎不求快意以供奉宣帝寛大之政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唐承隋舊其去隋文安平之日未遠天下不能無望於紀綱制度之舉而致治之隆也太宗君臣獨知之興仆植僵以六典正官以進士取人以租庸調任民以府衛立兵雖禮樂未講而天下之縻畧舉矣房杜謀斷

相先而卒與共濟斯美此其君臣遇合之盛亦無一念之不在斯民也姚崇之遇事立斷宋璟之守正不阿以共成明皇開元之治亦不負君臣之遇合矣自漢唐以來雖聖人不作而賢豪接踵於世有如賈生之通達國體董生之淵源一道欲揭其君於三代之際其君亦既知之而卒於不遇而第五倫李固之徒亦班班自見於東都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為漢家天時人事之難矣有如陸贄之論諫仁義李泌之惓惓古制欲使其

君為不世出之主其君亦嘗用之而終於不盡而杜黄裳裴度之徒亦各有以自見於世而無復君臣遇合之盛亦可為唐家天時人事之難矣夫君臣之相遭蓋天人之相合而一代之盛際也此豈可常之事哉盍於易否泰之象而玩之乎

龍川集卷十一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朝

校對官助教臣蔡鎮

謄録監生臣羅善慶